



启功、王世襄、朱家溍、陈梦家、史树青……六十年来，由于家世的原因与工作的关系，赵珩与这些具有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老辈文化人、学者先后结识，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往，直至他们离世。赵珩将一腔文化乡愁收入《逝者如斯：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》书中，记录下老一辈学人的德行与风采。“逝者如斯”，是生者对于逝者的怀念，同时也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当代文化史。

### >> 王世襄清晨六点半拎着冬瓜串门

赵珩曾祖赵尔丰是清廷大吏，曾伯祖赵尔巽为清史馆馆长，父亲赵守俨执掌中华书局多年，主持了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的点校工作，可谓书香世家。赵家的友朋宾客，多是有着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老辈文化人、学者。赵珩自幼浸润其中，渐渐地与诸多文化大家成了“忘年交”。

1986年，为了约稿，赵珩初次拜访王世襄，不经意间说起赵家上世纪50年代买的一个明代橱柜“气死猫”（一种储存食物的窗棂状橱柜，能使猫看到橱柜里的食物却吃不到，故此得名）。王世襄念念不

忘，有天清早六点半就登门造访，手上还拎着从菜市场买来的大冬瓜：“我想看看您家那个‘气死猫’。”王世襄一生钟爱木器家具，如此执着，正是他深情真气之所在。

书法家启功与赵珩的父亲赵守俨同是受业于辅仁大学陈援庵门下，少年时代又都随戴绥之学习古文，二人一直以师兄相称。1971年春，赵守俨负责点校二十四史和《清史稿》的工作，提出借调启功参与这项工作，启功借此摆脱了“文革”中的逆境。上世纪80年代后，启功名气越来越大，向他求字画的人络绎不绝。不少人知道赵守俨与

启功有着二十多年的交往，托赵守俨向启功求字求画，但都被赵守俨回绝，理由是“不能给启先生添麻烦”。赵守俨未曾张口向启功要过字画，仅保存着一帧1974年启功送给他的扇面。上世纪90年代，赵守俨因肺癌住院，启功主动为他的主治医生写了字、画了画儿，为的是使他得到更好的治疗。由此可见启功之重情义。

文物专家、清史专家朱家溍住在简陋破旧的蜗居里，养了几只脏兮兮的猫，任凭它们在身上蹿上跳下，还在屋门下挖了个窟窿，方便野猫出入。然而朱家溍却

将价值上亿的家藏碑帖、家具、书画、古籍悉数捐献给国家。很多人不理解朱家溍的做法，以朱家溍所捐献的文物而论，“随便拿出几件来，买几处豪宅也是绰绰有余的”。而赵珩从未听朱家溍说过这件东西值多少钱，那件东西值多少钱，“在他的眼里，文物只有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”。上世纪80年代，朱家溍曾应邀担任过几部影视剧的顾问，但拍出来的作品并没有按照他的要求还原历史，从此拒绝担任顾问工作，也极少参与文物鉴定类的活动，“他总是把自己的心捧得高高的”。



《逝者如斯：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》 赵珩 著 中华书局

## 逝者应如斯—— 追忆老辈学人的笑声泪影

本报记者 曲鹏

### >> “翠微校史”的理想生活

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，是中国学术史和出版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，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历时近20年。因为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史书，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，时作时辍，影响工作的进度和质量。1963年，经中宣部批准，把承担点校的有关同志借调到北京中华书局，其中就有山东大学的王仲荦、卢振华、张维华。

赵珩的父亲赵守俨自始至终参与并负责组织协调工作。1963年冬，专家先后到京，住进了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西北楼三号门，开始了“翠微校史”的生活。他们虽在大食堂吃三顿饭，但

都是吃小灶。赵珩去食堂打饭，经常看到他们围坐在大圆饭桌前吃饭，鸡鸭鱼肉每顿都有，还经常能吃到外面买不到的大黄鱼、海参、对虾，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很高的规格了。工作条件也好，人各一室，每人就在自己寝室工作，对上下班的时间也不加规定。专家的生活习惯不同，有的睡得很晚，有的起得很早，有的习惯夜间工作，赵珩经常看到三号门的灯光彻夜亮着。

当年赵珩只有14岁，家住翠微路的机关宿舍里，与参加点校的学者们朝夕相见。虽然年幼的他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不完全清楚，但对专家们的音容笑貌有

着深刻印象。

那段时间，赵守俨的工作非常紧张，经常工作到深夜，几乎没有星期天。赵珩记得每个周日上午都有老先生到家里来，跟父亲谈点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其中来的最多的人就有王仲荦。王仲荦是章太炎晚年收的弟子，主持点校南朝五部史书，陆陆续续为点校二十四史工作了10年。他与负责北朝四部史书的唐长孺并称“南王北唐”，是影响卓著的史学家，但在赵珩的印象中，他总是“笑嘻嘻的，说话细声细气”，谦和慈爱，没有一点学术权威的架子。卢振华负责点校《南史》和《梁

书》。他家有比赵珩小两岁的男孩，寒暑假常从济南到北京来看他，他也很宠爱儿子，有求必应。卢振华很少去赵家，但有一次特地为儿子买自行车的事登门造访，打听哪里能弄到自行车票，买二六的还是买二八的，买飞鸽的还是买永久的。卢先生一口湖南话，总是将二六自行车的“二六”读作“而流”，调皮的赵珩也学他说话，将二六自行车叫“而流”，成了家中的“典故”。

1966年，负责点校《金史》的傅乐焕投水自尽后，山东大学也来电要求王仲荦、卢振华、张维华回校参加运动，自此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被迫中断。



启功



王世襄



朱家溍



陈梦家

### >> “老饕”追逐美食又不失其雅

《老饕续笔》等。

爱好美食的赵珩经常在家中请客，绝不敷衍。出入赵家餐厅的，不是文化收藏界的名人，便是学术界的朋友。有一年，赵珩请丁聪夫妇和黄苗子夫妇在家中吃饭，备了几个家中的拿手菜，如干贝萝卜球、清炒鳝丝、蟹粉狮子头、金钱虾饼、干炸响铃、南乳方肉等。92岁的黄苗子和88岁的丁

聪吃得十分高兴，每人竟吃了两大块南乳方肉。

黄永年对赵家的饭菜也赞不绝口，跟友人多次提及，“比多少星级饭店要好出数倍”。赵家“菜好”“饮食精致”的声名远扬，不能不说黄永年是“始作俑者”。

除了家宴，赵珩常自制美食送给朋友。赵家食单上的点心“核桃酪”“八宝饭”等，每年都要做很

多送人。朋友之间还经常交流品尝美食的好去处。赵珩记得王世襄曾专门打电话告诉他父亲，东直门外十字坡开了一家点心铺，叫做荟萃园，汇集了旧京许多老字号的传统点心。父亲说，“王世襄的话是不会错的。”果真，那时荟萃园刚刚开张，确实很地道，像奶油萨其玛、翻毛月饼、奶油棋子儿之类，都很不错。

### >> 老辈文化人的学问不是“玩出来”的

水，为的是在“读万卷书”之后“行万里路”。

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，父亲赵守俨不希望儿子赵珩再去搞文史，而是希望学点儿经世致用之学，比如学医。后来赵珩真的当了大夫，却不喜欢，最后还是做文史，调到出版社工作。

赵珩爱好碑帖、书画、京戏、烹饪，也格外敬仰那些博通的学者。

考古学家陈梦家除了做研究工作，还有很多兴趣爱好。他是新月派诗歌的后起之秀，同时期的还有方玮德、卞之琳等。他能把西洋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美融为一体。王世襄每逢说起明清家具收藏，必提及陈梦家。小时候赵珩去

他家玩，曾见到他家有个明代的脸盆架，平时就用。陈梦家最喜欢的是看地方戏，最多时一个月看十几二十场。

朱家溍和王世襄两人是发小，除了共同的文物方面的学问之外，爱好却不相近。朱家溍喜欢戏曲，还精通书画、碑帖鉴赏；王世襄更好动，喜欢架大鹰、驯猎狗，对蟋蟀、鸽子及古琴、木器等都有独到的研究。在个性上，两个人也有不同之处，赵珩感觉朱家溍更为豁达。1952年开始的“三反”运动中，朱王二人都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，关到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。这段经历对两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释怀的结。王世襄到晚年都不能提起这事，

一提就义愤填膺。朱家溍却能泰然自若地给赵珩讲述当时他被抓捕的经过，还诙谐地说：“走的时候给我戴上手铐，我还来了一个《战太平》中华云在采石矶被俘的亮相。”

有人说王世襄、朱家溍的学问是玩出来的，赵珩并不赞同。很多不是正途出身的学者，知识素养往往来源于长期的实践，与家庭背景、读书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他们都有很深的旧学功底，包括经史、文献之学，是从小训练出来的。“今天他们的价值之所以体现，不是说王世襄有什么不同，而是今天社会变了，社会的价值取向变了，人们对他有了更多的社会认同。”